

原名：汴京风骚
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大宋王朝

写尽一个朝代的繁华与沧桑
一群有识之士的抗争与落寞

颜廷瑞◎著

③ 暮鼓斜阳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大宋王朝

颜廷瑞◎著

暮鼓斜阳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王朝:全3册 / 颜廷瑞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599-1

I. ①大…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407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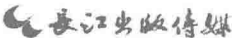
出品人:刘学明

责任编辑:叶露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49 插页:3页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780千字

全套定价:10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001
第 二 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012
第 三 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025
第 四 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040
第 五 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048
第 六 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057
第 七 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066
第 八 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073
第 九 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085
第 十 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091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108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119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126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144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158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170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182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195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206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214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225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240

第

一

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清晨,“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轼,在梅花棚告别了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带着二十一岁的儿子苏迈,冒着纷飞的大雪,踏着没膝的雪路走向他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陌生的驿站。“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瓦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仆倒于地,一病不起。

黄州太守徐太受,字君猷,时年四十岁,素慕苏轼之名,亦怜苏轼之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苏轼父子居住于定惠院。

定惠院,位于黄州城东三里许,远离江边,依山而建,林木苍莽,宁静幽深,且寺僧寥寥,香火稀少,确是罪谪之人“思过自新”的佳境,卧病之人休养的去处。近处有安国寺独占人间风光,堂宇斋阁,庄穆深隐,朝夕送来晨钟暮

鼓声似在送来佛缘佛机，荡涤着谪贬罪人的灵魂。此寺原名护国寺，宋仁宗嘉祐八年更名为安国寺。晨听钟，暮闻鼓，大宋皇帝的声息威严就在罪人苏轼的身边！

苏轼卧病僧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思过自新，寻觅着痛苦灵魂的解脱：佛门境界原是历代失意士大夫摆脱困窘的捷便道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超世入佛”，不就得到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清闲洒脱吗？“佛门是福”，“佛机是空”。苏轼在安国寺专心研读佛经，废寝忘食，两月不辍，右目病疾日甚，目光模糊而难视字，便让儿子苏迈床前诵读。心之所至，意之所迫，比当年在杭州灵隐寺的谈禅论佛严肃多了，认真多了，心诚多了。

四月六日黄昏，苏轼拄杖步入安国寺。因天色已暮，俗众离寺已归，僧人诵经已停，寺内恢复了清静。苏轼心诚意虔地膜拜于大雄宝殿巍然端坐的大佛像前，他焚香方了，未及吐诉心愿，忽听到一种清朗慈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转头一看，见一位年老和尚身披袈裟由佛像后绕出，停步于殿台右侧七尺处，合掌闭目，虔诚地吟诵着：

“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尘亦灭，幻灭亦灭，非幻亦灭……”

苏轼举目细瞧，这位和尚年约七十，身躯健朗，飘逸若仙，白须尺许洒落胸前，白眉寸余垂于两鬓。苏轼惊诧其风骨不凡，拱手询问：

“大师莫非潜道方丈？”

和尚睁开眼睛，明眸照人，面向苏轼落座于蒲团之上，以问作答：

“阿弥陀佛，施主必是寄居定惠院的苏子瞻了。”

“大师何以知之？”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我佛无处不在啊！”

苏轼执佛礼请求：

“阿弥陀佛，罪废俗人苏轼，恭请大师超度。”

潜道大师合十回答：

“阿弥陀佛。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曷为正思，无虑无思……”

苏轼惘然皱眉，心想：这不是车轱辘话吗？转了一圈，还不是“弗虑弗思”四个字吗？

潜道大师立即打断苏轼不敬的思绪：

“依觉故迷，若离觉性。苏子，因何而惘然皱眉？”

苏轼急忙收敛不佛之心，答道：

“苏轼性愚，罪垢厚重，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法。反观从来举意动作，

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乞大师指点。”

潜道大师朗声而语：

“苏子，你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智。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何锄其本？”

“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矣！”

“‘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

“默坐焚香，深日省察，日日不息，其功自成。”

苏轼哑笑出声：

“阿弥陀佛。苏轼崇尚佛门‘普度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但焚香默坐，待饱熟睡，晨昏钟鼓，腹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

潜道大师失望叹息：

“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奇戾，其情浪漫，愿你深日省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阿弥陀佛……”

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潜道大师已飘然去了。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罪愆深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啊！回头无岸，入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仕宦人生淤结的链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消除膨腹堵肠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弓之鸟不敢飞鸣。苏轼浸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词句回到了定惠院。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五月十三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弟定于五月二十日奉旨离南都应天府赴贬所筠州，任妈、嫂子、侄儿随船至黄州与兄团聚，六月初可抵黄州西二十里处巴河口渡口，望兄早抵渡口迎接……

喜讯？愁音？“本州安置”，形同禁锢。薪俸薄微，生计窘迫的苏轼，立即陷于居住无屋、糊口无米的艰难困境。他派儿子苏迈去官府催领三个月来欠支的薪俸，因官府钱荒，所欠银两均以实物抵折，苏迈领回来的只是一堆盛酒的布囊。“压酒囊”固然可以换钱，可人地生疏，苏迈数日奔忙，沿街叫唤，总是找不到换钱的门路。苏轼厚着脸皮亲自求助于黄州太守徐君猷。多亏徐君猷格外恩遇，移苏轼居于黄州城南的临臬亭。

临臬亭，傍江岸而筑，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与对岸武昌相望，青峰如黛，江流碧蓝，江面千帆往还，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此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二百多年来的风蛀雨蚀，屋宇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现时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胃口极高，锦帆丽舸，穿梭江面，都不屑歇脚于此，更无心思凭吊这座古驿的历史神韵。黄州太守徐君猷早有修缮古驿为黄州增色之意，但府库银两拮据，只能望“亭”兴叹。苏轼家眷即将来到黄州，苦无安身之处，遂违例安置于此，以尽太守之责和仰慕苏轼之谊。并于江畔高处筑屋三间，取名“南堂”，供苏轼游息。至于“压酒囊”抵折薪俸一事，乃检校郎应行制例，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语表示“爱莫能助”了。

六月二日，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十二岁的苏迨、十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于新筑的“南堂”。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雾雨，为“南堂”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云，为“南堂”送爽。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生离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

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馱。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七十二岁的任妈敬酒。望着任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子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之酒。

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闰之、王朝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季璋瘦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间，相慰的话也无法说出。

苏轼抚抱着年幼的迨儿、过儿，儿子们拦腰扯衣的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抑的情感闸门，禁不住泣咽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歌：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自嘲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岸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煎的心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闰之一时忍耐不住，哭出声来：

“子瞻，你喝多了，醉酒了，又口无遮拦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身边的一张藤椅上。他确实有几分醉意，眼睛朦胧，吐诉出心底的忧愁和委屈：

“我罪累家室老小，百无一用！贬官至此，还要破费朝廷一堆一叠抵折薪俸的‘压酒囊’。季璋，我们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吃饭……”

王朝云急忙安慰苏轼，她只盼望能用豁达随缘的话减轻丈夫心中的忧伤：

“先生，你把‘压酒囊’换钱的差事交给我办吧，以先生的名字打出招牌，沿街叫卖，说不定会在黄州城掀起一股抢购‘压酒囊’的风潮……”

浊酒力猛，苏轼的醉意更浓，他大笑而喊：

“霞，解语花啊！其言妙极，其法妙极！‘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

任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急忙插话，打断苏轼不吉不祥的话头：

“我们这家人，哪一年没有愁事揪心，若尽是一个‘愁’，只怕早就愁死了。现时的生计虽比不上在京都、杭州、徐州、湖州时那样宽裕，但也不像在密州闹灾年月那样的粮米断炊、杞菊为食。大郎现时每月的薪俸四千五百小钱，虽不足养活七口之家，但日子总得过啊！我的主意是，今后每月领取薪俸不论多少，分为三十份挂于厨房墙壁，日取一份为食，不可超支，节余者聚少成多，以

备待客。虽说苏府以诗书传家,但农桑植垦乃做人的根本,我家亦可于屋前屋后垦植菜蔬,我虽无力提锹举锄,但可以养鸡养鸭,亦可小补于生计……”

苏轼醉语喃喃,语实情切:

“任妈,你是苏府千年修来的大佛。你为苏府创立了一条勤俭持家的家规,愿我苏府子孙,世代勿违……”

“任妈,你是人世间真正的圣人贤人。你幼养不必其子,爱人不必其亲,豁达不避其灾,乐观不避其贫。你一颗平凡无奇的灵魂,比那些尸位素餐、锦衣玉食、权操四海、势动宇宙的帝王将相,高尚千倍,高尚万分……”

“任妈,你能在荆棘丛中辟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使你的大郎不敢沉沦啊!季璋,落下我们自视清高、实无一用的身架吧!霞,脱下我们的宽袍博带、锦衣丽服吧!迈儿、迨儿、过儿,伸出我们执笔弄墨的双手拿起镐锹犁锄吧!到田间去从学拜师,去垦荒,去拉犁,去播种,去砍柴拣粪,在沃土中自觅食粮,在山坡上建造窝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经多方游说恳求,赖朋友马正卿(字梦得)的帮助,蒙黄州太守徐君猷的恩准,苏轼求得黄州城东坡上一片“废垒无人雇,颓垣满蓬蒿”的故营防废圃,“准予躬耕其中”,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一种特殊生涯。

他葛衣芒履,带着妻儿,拙笨地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霉之物燃烧散发的臭味、霉味,驱散着仕宦人家的儒雅。

泥土中的石块瓦砾,使他虎口发麻;盘根错节的荆棘,使他心焦如焚;骄阳似火,暑地冒烟,使他汗流如雨;腰疼、腿疼、臂膀疼、骨架疼,使他接受着“脱胎换骨”的身心再造。在“我廛何时高”的向往中,他摆脱着心灵上的羁绊,寻觅着生活中另一样乐趣。

他挑篮抬筐,从僧寺、学舍、官衙的公厕里挖取粪肥,精心地撒入自己新垦的土壤,吟着“岁旱土不膏”的时令农经,离弃着士大夫酸腐的高贵。

也许因为诗人苏轼的名声太响了,也许因为贬官苏轼的遭遇太惨了,他拙笨而踏实的劳作,缩小了“官”与“民”之间自古存在的鸿沟,赢得了四邻黎庶的称赞和同情。除马正卿、王子立、王子敏、郭兴宗、古耕道、潘彦明帮他垦荒、平地、施肥外,黄州长者潘邠老每日必至,指导耕作,潘邠老的弟弟潘大观还带领青壮农夫,帮他开渠治垅、播种浇水、打坯垒墙、架木造屋。一些长年劳作于菜田蔬圃的农妇,也都成了王闰之、王朝云的朋友,教以种菜植蔬,摘桑养蚕。“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夏初”、“秋来霜穗重”、“新春便入甑”,整整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在一片故营防的废墟上创造出一座绿树清渠的园圃。

这座园圃,筑而垣之,占地约五十亩。坡上筑正屋三间,为苏轼居住之舍,厢房对峙各三间,一侧为苏迈夫妻居室和厨房,一侧为苏迨、苏过住处及膳房。屋室之坡下有亭台一座,名曰“远景亭”,登亭瞭望,黄州城及滚滚长江如收眼底。远景亭下是五间堂舍,取名“雪堂”,乃苏轼读书待客之所。“雪堂”室内四壁,苏轼亲手绘制雪原雪景,大约是志其飞雪中建筑此堂的艰难,亦含有表示心中无尘之意。“雪堂”之前植细柳一行,垂枝掩窗,旁有小井,水清冷冽。“雪堂”之后,植松、柏、桑、桃、桔、枣为倚。“雪堂”之西,有北山之微泉,清流弯曲而下,灌溉田畴。“雪堂”之东,造鱼塘一泓,旁筑牛棚鸡舍。稻田蔬圃遍布东坡,翠绿迭起,环绕屋舍。

元丰四年八月五日,是园圃建成、“雪堂”挂匾的日子。黄州民风古朴淳厚,有“日出”成典之说,似取“一元复始”之意,乡里相贺,同欢同乐,祝福主人有个吉祥的开端。

入乡随俗,苏轼自觉已是黄州人了,他要借这个日子,答谢一年来怜惜、帮助自己的四邻乡亲,答谢一年来与自己同流汗水、苦力劳作的朋友学子,答谢一年来指点自己筑园造屋、耕种收获的潘邠老等人,也为了告慰去年八月十二日为自己操劳病逝的任妈,便决定“热闹”一场。结束“仕宦人生”坎坷的以往,开始“田舍翁”默默平静的生活。

八月四日夜晩,东坡园圃的通宵灯光伴着夜空的繁星,苏府上下人等都在为明日清晨日出时的“挂匾”典礼忙碌着。女主人王闰之、王朝云在厨房里烧烤煎炸,制肴做糕;苏迈、苏迨在庭院里摆置酒席,洗涮着借来的桌椅,擦拭着餐具、酒具,搬出了母亲自酿的米酒和父亲酿制的松子酒;从学的郭生兴宗、古生耕道、潘生彦明也来帮忙,他们都是黄州人,借来了锣鼓铙钹,并按照家乡的习俗,精心装饰着“雪堂”外的喜庆景物;苏轼独居“雪堂”,在三枝巨大红烛的光焰下,精心制作着明天清晨将要悬挂的匾额。匾长为四尺,宽为一尺五寸,是苏轼亲自漆饰的。匾上的四个大字“东坡雪堂”亦是亲笔、亲刻。

鸡鸣星落,黎明悄悄步入黄州,东坡下墨影绰绰的村落到,腾起了敲锣打鼓声,呼喊声,欢笑声。人群沿着绿色的田埂、溪岸、小径向东坡园圃走来。东坡园圃沸腾了,流泉淙淙、花木摇曳,连塘水中的鹅鸭,草坡上的牛羊也都撒欢似的鸣叫着。朝霞变得透亮桔黄,霞光灼热着“雪堂”前喜庆的情景。披红的门扉,飘彩的绿树,红联上传统的吉语,树枝上下垂的鞭炮……主人苏轼、王闰之、王朝云农夫农妇装束,鞠躬恭迎,热情的客人虔诚地祝贺。黄州习俗,“拉手”是亲,“拍肩”是近,“啊”一声是称颂,“嗯”一声是赞许。

东山辉煌,旭日露头,锣鼓声停,人群穆静,庄重吉祥的时刻来到东坡园圃。潘邠老一手擎着一张木犁,一手举着一束稻穗走出人群,走向苏轼:

“吉日良辰，太阳驱邪，万物被恩，村野黎庶，祝贺子瞻先生建屋黄州。昔有陶渊明归隐种菊，使柴桑闻名江南，今有苏子瞻躬耕东坡，使黄州生辉。黄州贫瘠无他，惟有沃土一片，敬赠木犁一张，愿先生热恋此土，耕耘播种；敬赠稻穗一束，愿先生勿忘穡稼，岁岁丰收。”

苏轼接过木犁、稻穗，泪水盈眶，弯腰向潘邠老致敬，向四周的男女乡亲鞠躬，声音哽咽地说：

“黄州土热水暖，我已是黄州人啊！潘邠老，请你为苏轼落户入册吧！”

苏迈、苏迨捧着匾额走近潘邠老，鞠躬奉上。潘邠老银须一抖，双手接过匾，大步走向“雪堂”门前。

鞭炮响了，锣鼓响了，人群欢呼。潘邠老登上门前的长凳，把匾额悬挂在“雪堂”的门楣。

欢腾的人群围着苏轼、王闰之、王朝云携手起舞，宾主临席相欢，举酒相庆。苏轼逐席敬酒，畅怀而饮；王闰之、王朝云逐席添酒致谢，喜话桑麻。情之所亲，兴之所逐，客人拊掌击桌，唱着苏轼的诗作《东坡八首》，抒发着农事耕耘的喜悦和乐趣：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夏初，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

王闰之、王朝云感乡亲们的盛情浓意，也唱以答谢：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苏轼情切，举杯畅饮，放声高歌：

我久食官仓，
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
口腹吾已许。

……

在宾主歌酒相欢的喜悦中，一顶四抬蓝色轿舆爬上东坡，闯进园圃柴门，停落在“雪堂”前。人们惊以为黄州太守徐君猷驾临，纷纷站起迎接他们的父母官。苏轼停歌，脚步踉跄，举杯相迎。他注目于轿夫揭开的轿帘，竟一时瞠目结舌地愣住了。

来客走出轿舆，身躯高大，皂衣皂服，头顶黑纱凉帽，一把白须，面带风尘，清癯洒脱，望着苏轼捋须大笑：

“苏子瞻，确已是黄州的‘田舍翁’了！”

苏轼闻笑音话语而恍悟大喜，扔掉酒杯，扑身上前，抱着来客，情不能禁：

“滕公，是你啊！意想不到，如在梦中。公从何而来？从天降吗！”

客人坦然一笑：

“解印安州，再贬筠州，途经黄州，昨夜借宿驿站，得知子瞻躬耕东坡，今晨特来拜谒。真是幸中有幸，巧逢东坡园圃落成之喜，滕甫只能是一双空手祝贺了。”

王闰之在京都时认识滕甫，见状惊喜，急忙上前迎接，敛衽请安：

“滕大人安好！十一年不见，可真有些不敢认了……”

滕甫大笑，拱手为礼：

“当年清秀娇雅的蜀女，今天不是也成了黄州的‘农家妇’吗？”

苏轼喜狂，一面吩咐王闰之在“远景亭”设宴为客人接风，一面挽滕甫至席间与黄州诸老、马正卿、郭生、古生、潘生相识，并招王朝云、苏迈、苏迨、苏过前来拜见，在叮嘱王朝云、苏迈“勤奉乡亲以尽其欢”后，便与滕甫走向“远景亭”。

滕甫，字元发，浙江东阴人，时年六十二岁，熙宁年间曾任知制诰、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与苏轼过从甚密，交谊颇深。其人性情豁达，耿直忠恳，与皇上议事，言无文饰，洞见肺腑，深受皇帝赵顼器重，待之亲若家人。后因屡言“新法”不便和妻子娘家亲戚李逢叛逆案的牵连，皇帝赵顼责以“不宜令处京都”，遂被黜知池州，再徙安州，三徙筠州。

今日滕甫至东坡园圃是有为而来。七月初,他解职安州,入京待命,即呈表请见皇上,以解臣下忠恳之念。居京十日,请见皇上的“奏表”未获恩准,却接到了“徙知筠州”的诏令,并限时三天离开京都。但在盘桓京都的十天里,他获知了“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内政边事日见窘迫的内幕,并获知了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讯息。在离开京都奔往筠州的途中,他寝食不安,体念着皇上现时的艰难处境,为“元丰改制”以来的朝政担忧,为“用兵西夏”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担忧,更为皇上日益憔悴的身心担忧。他反复体念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用心,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苏轼的“谏言无畏”正是两个载重向前的车轮,足以保持朝政的廉洁进取,实现皇上“中兴社稷”的追求。君臣相依啊,现时也许是苏轼再次飞腾的最好时机!他要为朋友鼓起飞腾的翅膀。

“雪堂”前欢快的歌声依旧。

苏轼会滕甫于“远景亭”。久别乍逢,感慨良多,朋友相会,以酒见心,苏轼连饮三杯迎接滕甫的到来,滕甫连饮三杯祝贺东坡园圃落成。王闰之侍酒于侧,似乎忘记了滕甫年老、苏轼酒浅,不停地把酒斟进精致的荷叶杯里。

酒滋润着滕甫、苏轼脉脉相通、遭贬流离的心,也冲开了他俩年久凝滞的喉咙。他俩共忆昔日的京都,都曾得到皇上的信任和器重,都有着一颗忠于君王的肝胆,也都失落了难以觅回的抱负。天何知其公,地何知其忠,忠贞原是牢狱,诤言原是贬逐。他俩共叹命运的坎坷,才不见用,智不见纳,岁月耗于贬途,报国而无门!他俩共论人生的茫然,飘泊无定,流放无期,都有着不甘沉沦的壮心,都有着不甘沉沦的无奈。侍酒的王闰之已是泪眼朦胧。滕甫把话题转向朝廷:

“子瞻,你知今日朝廷的现状吗?”

苏轼摇头。

“‘元丰改制’,徒有虚名啊,变更的只是职官的名称,保存的却是固有的因循靡费。文书奏章上闪烁着天花乱坠的虚假数字,朝政人心却如阴沉的天空,无风、无雨、无阳光,灰蒙蒙一片死寂,重臣们似乎都在安逸中昏睡了,只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皇上。子瞻,你说,一个灰色的朝廷还会有作为吗?我真有些怀念王安石那雷电交加的岁月了……”

苏轼猛地喝尽杯中酒。

“枢密使吕公著已贬往定州,参知政事章惇已贬蔡州,知开封府文彦博将贬往洛阳,翰林学士王安礼已出知开封府。现时朝廷主政者,惟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四人。此等人物,均以‘诺诺’之声舔舐圣上,营造着‘朝政一新’的

幻影。无‘谔谔’之言，无忧患之谏，无睡枕上之噩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鼓中自乐呵……

“朝廷‘用兵西夏’之举，乃王珪、蔡确‘为己计’，而非‘为圣上计’也。战争的发动，仅仅基于西夏朝廷的纷争，荒谬啊！五路兵马的命运，竟付予一个不知兵事、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啊！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望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现时，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子瞻，兵者，国家之墙垣柱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倚？圣上谁倚……”

苏轼霍地站起，高声呼号：

“滕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闯登闻鼓院投进？”

“子瞻所言极是，滕甫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闻鼓院门前。然滕甫幼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辨，又无扬雄犀利之笔，如何能驳批王珪、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甫专程登临东坡拜谒，乞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甫之愿。”

苏轼茫然：

“此物为何？”

“才智文笔。”

苏轼瞠目，跌坐于椅……

王闰之终于明白了滕甫此来之意，心神战栗，面色惨白，天啊，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

“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闰之急忙拦阻：

“子瞻，你醉了，你不能……不能再喝了！”

苏轼挽着妻子：

“我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季璋，快取笔墨来！快取纸砚来……滕公，感谢你对苏轼的信任，你看，酒气和文思，已在我的指间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恹恹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话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州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瑟缩于墙脚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饥号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嘶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哒哒”而近,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塘报”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州桥,呼啸着向宣德门急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暮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怆怆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

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